

特别的姑娘

TEBIEDEGUNANG



1040

特别的姑娘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特 别 的 姑 娘

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3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30×1010 毫米 1/32 印张 5 1/4 字数 73,000

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3,001—103,000

編者的話

目前，知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，紛紛奔向农业社会主义建設第一綫；無論是在祖国最南的宝島上，祖国最北的草原里，祖国最东的海滩边，祖国最西的天山下，都有着他們的足迹；他們在劳动着，战斗着，改造着自己，也改造着农村的面貌。

大批知識青年下乡上山，参加农业生产，是人們思想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，是一个移風易俗的壮举。几千年来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成为階級社会的传统观念。这种剝削階級思想，至今沒有完全消除淨尽，还在一部分人的脑子里殘存着。他們认为讀書人种地是“大材小用”，是“沒有出息”。到底怎样才算有出息呢？响应党的号召，走在前头的知識青年董加耕、侯隽、赵耘、邢燕子的所作所为，給我們作了响亮的回答，广大知識青年积极分子給我們作了响亮的回答。他們說：“农村

起这样的雄心大志。

知識青年去到农村安家落戶 是不是沒有困难呢？是有一些困难的。从城市走向农村，从学生轉为农民，生活环境变了，生活条件艰苦了。但是，对于年輕人來說，越是艰苦的地方，就越能磨炼我們的革命意志，就越需要我們把担子担当起来。何况这比起解放前农民饥寒交迫的景况来，比起革命前輩在丛山密林、雪山草地坚持斗争的环境来，不知要好上多少倍。而且我們今天农村的条件較差也只是暫时的，我們的革命也正是要改变这种情况。董加耕說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話：“我們不是一味追求艰苦，不想幸福，而是通过艰苦的斗争，从斗争中求得真正的幸福。”河北知識青年赵耘也說：“过去，革命前輩到农村去，是为了打倒三大敌人，是革命；今天，到农村去，实现农业現代化，也是一場革命。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，更需要有千千万万有觉悟有文化的青年人去承担。”像这样不畏艰苦、不怕困难的胸怀大志的青年，他們是多么令人敬佩啊！

这些先进的知識青年，他們是怎样的奠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，是怎样冲破了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重

重障碍，又是怎样在农村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，获得了初步的成就，都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问题。尤其是那些自己也准备踏上这条道路的知識青年，他們又是多么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鼓舞的力量啊！就是那些准备送自己儿女、自己弟妹、自己学生走向这个广阔天地的人们，又何尝不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呢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們編选了这本报告文学集，献给广大的讀者，特别是城乡的知識青年。

书中所收輯的作品，大都是最近在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。編輯成书的时候，个别的地方我們又做了一些小的改动。对于有些知識青年标兵，或因为没有适当的作品，或由于其它原因，沒有在本书中写到，只好留待以后补充了。

是青年廣闊的天地，社会主义农业現代化的艰巨任务正需要有社会主义覺悟的、有文化知識的劳动者去担当。”他們說：“在农村，知識青年大有作为。”他們基于这种認識而下乡上山的行动，就成为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。

知識青年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綫，也是和农民群众相結合，使自己鍛煉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一条革命的道路。毛主席早就說过：“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結合，則將一事无成。”大家都知道，农村是階級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的最前綫，是鍛煉人的大洪炉，青年知識分子在那里通过劳动与斗争，櫛風沐雨，向劳动人民学习，体会劳动人民的感情，才会学得真正的本領，才能把自己造就成一代共产主义新人。江苏知識青年董加耕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条光荣而艰巨的道路，給广大知識青年树立起光輝的榜样。他說：“我留在劳动人民中間，作一个普通劳动者，用双手創造世界。劳动像試金石一样考驗着每一个人，生活的激流会把我帶到世界的海洋。一株幼小的嫩苗，要在阳光、雨露、狂風、暴雨、炎熱、极寒中长成参天大树。”这話說得多么好！凡是革命的知識青年，都应当树立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散文新书

津 門 小 集	孙 犁 著	
	平装 0.21元	半精装 0.46元
櫻 花 贊	冰 心 著	
	平装 0.35元	半精装 0.57元
两 京 散 記	叶君健 著	
	平装 0.50元	半精装 0.73元
傾吐不尽的感情	巴 金 著	
	平装 0.43元	半精装 0.56元
一 天 云 錦	韓映山 著	
	平装 0.48元	半精装 0.61元
起 飞 的 孔 雀	柯 藍 著	
	平装 0.36元	半精装 0.50元
春 雨 集	陈 森 著	
	平装 0.49元	半精装 0.62元
非 洲 夜 会	韓北屏 著	
	平装 0.61元	半精装 0.73元
五 月 鵲	杜 宣 著	
	平装 0.54元	半精装 0.67元
月 亮 湖	碧 野 著	
	平装 0.60元	半精装 0.73元

目 录

特别的姑娘	1
赵 耘	23
邢燕子	42
新式农民董加耕	60
南来的燕子	83
渭水朝霞	104
种 子	114
俺庄来了个好后生	136
送女上山	146

特別的姑娘

黃宗英 張久榮

—

按照計劃日程，我們本該離開河北省寶坻縣了。我們向全國知名的邢燕子隊和鐵姑娘隊的姊妹們依依不捨地道了別。行囊已經理好，可打心眼兒里就是不願走。听縣委宣傳部老楊說，這裡還有個姑娘，名叫侯隽，鄉親們都說她“特別”，我們決定去看看這個“特別”的姑娘。

一個早晨，我們來到史各莊公社寶家橋生產大隊。一進村，我們就打聽侯隽住在哪兒。村里正在蓋新房子，有人在屋頂上上瓦，一位大叔望着遠處地頭說：“這會侯隽哪能在家，不定在哪塊地裡干活哪！”這時候，有一群孩子把我們圍上了，問：“你們是侯隽的同學嗎？”“你們也是听毛主席的話來種

地的嗎？”我問孩子們是不是都認識侯雋？喜歡不喜歡侯雋？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嚷開了：“她可好哪，盡教我們唱歌。”“給我們讲故事。”“她还是民校老師。”“她会織‘車把套’，我們都学会了。”……孩子把我們帶到一座低矮的小屋前，門上搭着鎖，我正猶豫，一个小女孩輕輕把鎖一摘，把門推開說：

“进去吧，这門从来不鎖住，侯雋願意大伙儿到她屋里去玩。”我跨進門去；這是一座用秫秸夾的小泥房，頂棚破處露出秫秸秆秆，窗戶紙透風的地方，用旧席片子挡住，小屋里鍋灶土炕，柴堆水缸，牆上挂着留种的玉米，牆角靠着一两件农具，又用碎砖头搭了个摆瓶瓶罐罐的案子。乍看是个庄稼人住的屋，又过分簡陋了些。只是那炕角上的歌譜、口琴，一本《怎样写美术字》的小册子，一只新式的塑料茶杯，自制的插筷子的布袋……，显示出屋子的主人不像是个“土生土长”的种田人。

我們刚迈进門时，就有几位大娘孀子也挤进来了。我耳边听到她們在噉噉着議論什么：“准是的，沒錯儿。”“这下可好了。”我回过头来叫：“大娘！”一位背着小孙孙的大娘亲热地招呼我們坐，問道：“这两位同志准是来接侯雋的吧？”我一楞，正不知

如何作答，亏得这大娘爱说话，一口气的唠叨下去：“这闺女可真会受啊。我就跟她说过，你在这儿吃这份苦，上边瞅得见，总有一天会把你这份人材调到大地方当干部去。”我心里直嘀咕，我走过许多有知识青年当“新农民”的村庄，当我们向群众了解情况时，也常有为年轻人“请功”或“告状”的，可是从来没有碰到干脆要求调走的。我心想向她们解释，我们不是什么上级，更没有权利调人，随嘴却问出：“大娘，您不愿意侯隽在这儿吗？”大娘说：“咋不愿意？这样的闺女可哪儿找！跟谁都和。可这是怎么说的？大高中毕业了业，念的那书一本本老厚，全不带小人儿的。老远跑到我们这儿来，没有一个亲门近支的，有个伴儿也颠儿啦。成天下地，汗珠子掉地摔八瓣，一冬尽吃点白薯干子，说是要把好粮食留农忙吃，我们眼时再苦的庄稼人过的也比她强，这算哪门子事啦！”另一位婶子也赶着“说情”：“这闺女在这儿太孤了，太可怜……”我问：“侯隽自己怎么说？”大娘说：“她自己肯说啥？那闺女不软，不软也偷偷地哭了好几回了。”婶子又忙解释：“搁谁谁也挡不住掉泪啊。也怪她当初想的太特别，干吗……”这时外边响起一个清朗柔

和的声音：“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我看見孩子們牽着一個姑娘的衣角說着話走過來了。這姑娘，看上去，性格溫和穩重。她臉色紅紅的，剪短发，戴着頂旧草帽，身个不高不矮，虽然不壯，倒也結結實實，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“北京藍”的上衣，下边褲子膝盖上補着補釘，一双青布鞋，沒穿袜子，我特別注意到她的脚脛烏黑光亮，肩上扛着鋤頭，左手还攥着一本《人民文学》和一张報紙，我想起我的家乡老一輩人管种田的叫“烏脚梗”，管不劳动的讀書人叫“白脚梗”，而今天，扛着鋤頭，攥着书本，攥着书本，扛着鋤頭的“烏脚梗”，是一天比一天多了。姑娘停在門口，惊奇地睜大眼睛打量着我們。

二

侯隽，今年二十岁，家住北京，父亲是工程师，母亲是工会的干部。侯隽的母校是北京良乡中学，六年来她就在“良中”住讀，曾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。一九六二年，毕业前夕，同學們壮志勃勃，一部分人忙着投考大学，一部分人急着上山下乡回家建設新农村。啊，有誰接触过中

学毕业生填写志願时的心情和眼神嗎？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或画家，我要嘔心瀝血去描繪这样的刹那，年輕人的思想里波濤汹涌，万馬奔馳，翻騰着整个的世界，有数不清的工作、兴趣、理想吸引着他們，突然，一个最强音出現了，“站出来，任祖国挑选！千条志願，万条志願，党的需要是第一志願。”于是，頃刻間，端端思緒全凝化为一个极为單純的坚定的信念，一个极为热烈的渴望。——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到青年人最應該去的地方去。侯隽就是这样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个，她虽然也曾向往学文学、学历史、学外語、学医护……，可是，目前哪里党最需要、哪里青年人最應該去呢——农业战綫！侯隽此刻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主意了，成熟了，她觉得別的想法都是“小时候想着玩”的往事了，只有“当农民”才是她終身的志願。無論是和同学們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，或倚着課桌凝想的时候，她总是听到党和祖国在召喚，她的眼前总是展現碧綠的田野，金黃的麦浪，总是看見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識青年邢燕子、王培珍……在向她招手。她也曾犹豫过“我行嗎？”接着她又果断地想：“行，別人能鍛炼出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”有人說，

“农村苦啊！”她想：“对，我就是要去吃苦，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苦吃个干净，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为祖国人民，为后代创造幸福吧。”

可是具体问题来了，人家问侯隽：“你家在北京市，你下哪个乡呢？”侯隽说：“哪儿要我我就上哪儿。”这时，有一个和她最要好的姑娘，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和她同学，七年来两人秤杆不离秤锤老在一块儿。那姑娘说，“你随我走吧。”侯隽说：“你家在山东济南市区，我去干吗？”那姑娘说：“我能找着地方，我从小生长在河北宝坻县宝桥庄，十几年前土改时，我父亲在宝桥分到过一间屋。虽说现在宝桥也没一个亲人啦，小屋还在，咱们俩到那儿扎根去吧。”两个姑娘互相倾吐着共同的理想，并且把预先设想出来的种种困难，一一想好解决的办法。那姑娘就兴冲冲地和宝桥生产大队小时候的伙伴联系上了。队里表示欢迎，小伙伴张俊峰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，也回家参加劳动了，还热情地说要骑自行车来长途汽车站接她们，给她们驮行李。两个姑娘高兴地当时就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了。她们决定要走的那天，也正是高等学校报考的最后一天。老师一方面鼓励她们，一方面也对她们说：“党号召

广大知識青年到农村去。因为革命青年必須和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块。同时，党也需要一部分青年升入大学，掌握更丰富的知識，将来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，从侯隽多方面的条件來說，也还是可以考虑繼續升学。”可是任何时代，都有它的最前綫，年輕人誰不渴望奔赴最前綫？同學們都夸贊她們有志气，也有人担心她們“弦定得太高”，有点“浪漫主义”，好意地劝她們考虑得更周到些。侯隽的父母先是不同意女儿去的，因为这不同于学校里有組織的分配介紹，有点不放心。女儿又非去不可，他們就要女儿再仔細地冷靜地想想，这是一輩子的生活道路的起点，若是去了，就不能半途而废。侯隽从小在城市里长大，吃飯在机关学校食堂里，穿衣着鞋是百貨公司去买，送成衣鋪去机器扎，袜子破了补不好，水开不开听不出声音。下乡又要劳动，又要做飯，侯隽的身子又单薄，真能行嗎？真能坚持住嗎？——誰都不能回答，只有让生活，让時間，让事实来回答。

三

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，史各庄公社又增加了两

名新社員，两个高中毕业生在寶桥生产队落戶了。虽然这里受了点旱灾，物质条件較貧乏，可是干部和社員对待她們的热情却极为丰盛。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挺新鮮，挺有意思，也挺特別。冀东老百姓的胸怀永远为革命者敞开着，当年怎样地接待老八路，今天还是怎样地接待支援农业的新兵。大家跑来七手八脚的帮助她們糊頂棚，油窗戶，你搭冷灶，我架鍋，东邻送瓢，西邻借鏟。队长媳妇剛給送碗甜醬，書記閨女又提了串咸菜疙疸，生产队还搬来口大水缸。“噉里卡噉”地就把个家安置好了。

年輕的姑娘呀，尽管她們自己以为是大人了，設想考虑得很周到，思想准备得很充足了。可是在生活面前，她們到底还是个孩子。人生、困难、斗争和整个的世界，在她們也才不过是像偎在母亲怀里数着夜空的星星，或是和小伙伴滾在青草地上，仰看变幻的彩霞。而生活的实际，却似莽莽風云，滔滔激流滾滾涌来。第一战役，冀东平原上大嚼咧咧沒半点含蓄的七月驕阳，算跟这两个才从課堂里走出来的学生較上劲儿啦。烈日毫不客气地把姑娘的皮肤晒糊了。姑娘大汗小汗溜溜地淌，农业活儿，也不是像在学校里每周两小时的劳动鍛炼那么簡單